

懷念與盼望

懷念是起於愛慕，景仰的感情，可成追憶，也可以效法；但並沒有相見的意欲和盼望。最高貴的，是文天祥的“正氣歌”結語——“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”，表達他懷念古時的仁人君子，忠臣烈士，他們是可敬佩的典型，不過與我們越來越悠遠，沒有相見的日子。

不過，同相知的好友，就完全不同了。

分別，是為了再逢。

耶穌基督在將要走是十字架的時候，向門徒道別：

“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；你們信神，也當信我。在我父家裏，有許多住處；若是沒有，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——我去，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。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，就必再來，接你們到我那裏去；我在那裏，叫你們也在那裏。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；那條路，你們也知道。”（約一四：1-4）

這話多麼溫暖！這不是跟陌生人說的，是同親密的朋友，同路人說的。主應許，將來祂在哪裏，聖徒也在那裏；而且主不是任你自己攀登天堂，也不是派天使來幫助，而是主自己再來，接屬祂的人去那裏。何等的安慰！

試再慢慢讀一遍。想，“為你們”！這是基督耶穌的心（腓二：5-8）——神的兒子到世上來，到被人釘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，到復活進入榮耀，為甚麼？

耶穌被交給人，是為我們的過犯；
復活，是為叫我們稱義。（羅四：25）

想想看！祂死，祂又活了，都是為我們。“原來那為萬物所屬，為萬物所本的，要領許多兒子進榮耀裏去，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”（來二：10）

這個偉大的救贖計畫，惟有藉神的兒子，在十字架完成。因此，耶穌說：“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；若不藉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”（約一四：6）沒有別的救主。人類唯一的希望，在於耶穌基督。

這救贖的範圍，也及於萬有。因人犯罪墮落的惡果，致使所有受造的受咒詛。

受造之物，切望等候神的衆子現出來。因為受造之物服在這虛空之下，不是自己願意，乃是那叫它如此的。但受造之物，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，得

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... 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，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。(羅八:19-23)

這榮耀的盼望，就是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，在基督裏的聖徒，“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復活”，“變成不朽壞的”存在，承受祂榮耀的永遠國度(林前一五:23, 50-57)。

所羅門的雅歌，正是預影聖徒的忍耐，等候這榮耀的盼望。在臨結束時，如此說：

我的良人哪！
求你快來。(歌八:14)

神的子民正是如此。一顆洋溢着愛的心，生活在充滿敵對的世界裏，處於極深的患難，惟向所愛的主，發抒殷切的期盼。聖徒唯一的安慰—主是信實可靠的，祂的應許必成就。“我們有這指望，如同靈魂的錨，又堅固，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內。”(來六:19)

附記：一雙同處苦難中的朋友，互憐相援的事跡。

清代文人吳兆騫(1631-1684)，字漢槎，號季子，因涉嫌“丁酉科場”作弊重案，於順治十六(1659)年，被流放苦寒僻遠的邊荒寧古塔。他朋友顧貞觀(1637-1714)允諾相助，而援救無門。因此，填了一闕情摯哀婉的“金縷曲”詞。顧的朋友納蘭性德(容若)讀了受感流泣。後來輾轉達到當權者，於1681年，得恩允納贖資放歸。

寄吳漢槎寧古塔，以詞代書，丙辰冬，寓京師千佛寺，冰雪中作。

季子平安否？便歸來，平生萬事，那堪回首！行路悠悠誰慰藉，母老家貧子幼。記不起，從前杯酒。魑魅搏人應見慣，總輸他，覆雨翻雲手，冰與雪，周旋久。
淚痕莫滴牛衣透，數天涯，依然骨肉，幾家能夠？比似紅顏多命薄，更不如今還有。只絕塞，苦寒難受。廿載包胥承一諾，盼烏頭馬角終相救。
置此札，君懷袖。

我亦飄零久！十年來，深恩負盡，死生師友。夙昔齊名非忝竊，只看杜陵消瘦，曾不減，夜郎儂懣，薄命長辭知己別，問人生到此淒涼否？千萬恨，爲君剖。
兄生辛未吾丁丑，共此時，冰霜摧折，早衰蒲柳。詩賦從今須少作，留取心魄相守。但願得，河清人

壽！歸日急翻行戍稿，把空名料理傳身後。
言不盡，觀頓首。

真情感人，忍耐了二十年，終於有好結果。吳顧二人，都不是基督徒；但“魑魅喜人愁”，總是難勝過它的操弄。堅貞的友情，信實的承諾，支持着這流放遠方的文人，度過了漫長的七千多天！忽然，守卒傳來了信息：吳漢槎資蒙赦得回家了！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